禪林
僧寶傳 中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三三三九 號
一三九 函
四 架
三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三三九 號
三 冊
三一〇 函
一一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339
冊數 3（2）
函號 310 119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禪林僧寶傳目録巻中

第十一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顕禪師

天衣懐禪師

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第十四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擧禪師
第十六
廣慧璉禪師　翠嵓芝禪師
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禪林僧寶傳目録中

禪林僧寶傳第十一

明白庵居沙門　慧洪　撰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洞山聰禪師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度頭骨毳苦一帔閲寒暑周游荊楚飲歎保杜與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陽諸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楊州出現聰與衆從旁来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衆同笑之蓮花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夾

數罕見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詮禪師
大中祥符二年詮移住棲賢汝聰繼席果嗣文殊應
夫眞禪師眞見圓明密雲門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
所問輙瞋目視之目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
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什麼山下擔柴答曰
山上也要柴燒雲居舜老夫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
有居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
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舜默懟
馳歸舉似聰々代前語曰此去漢陽不遠代後語曰
黃鶴樓前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曰一大藏敎
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式作手）作麼生是正義良久

曰天晴蓋却屋趁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
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
嶺曰金對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聰問
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钁呵曰從
何得此消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
成流布寶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人遂問嶺
在此金對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
勑此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花峯聞祥公曰
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旣
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蹤祖
師蹤爽罕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

樓鐘有問西来意靈堂對遠峯天聰八年六月八日
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實住持因
與門人叙透法身說偈曰參禪学道莫忙々問透法
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
鋤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對言卒而化又七日闍
維得五色舍利塔于西向

賛曰聰荅所問兩句耳而蓮花祥公便知是雲門兒
孫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乎留洞山家久藏中有
聰語要一巻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百問語
皆赴来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即慈明也构受汾陽
秖今更見聰故慈明參叔餘論尚獲見之鳴呼聰為
蓮華峯汾陽所知則其人豈要當從衣鉢後道者輩
中求也

雪竇顯禪師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
生于李氏幼精鋭讀書知要下筆敏達然雅志丘壑
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為師落髮
受具出蜀浮沈荊渚間歷羊耆典客大陽與客論趙
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觜者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
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
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

頭曰宗門掛郡有規轍乎時有若什名韓大伯者揚
貌寒寢侍其旁輙匿笑而去客退頭數之曰我偶客
語爾乃敢慢笑何也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
不明頭曰豈有説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
鷹一見便生擒後来獵犬無霊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頭陰異之結以為友頭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追慕
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謁禪師居焉簡嚴接
納頭甚直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師子峯在棲賢之後）曰踞地盤
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
雲擎也出頭頭與齊岳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頭
休於山前莊遺岳先往機語不契頭亦竟不見北游
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
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其機頭俊邁祚愛
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頭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
値淮上問頭何之曰將遊銭塘絶西興登天台鴈蕩
曾公曰霊隠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頭々
至霊隠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頭於霊
隠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
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頭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
人非督郵也（一本曰然行脚人於世無緊敢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
之吳江翠峯虛席挙頭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
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

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甚或涯際未
知不免拕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
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不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
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
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
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眞實相爲麼似
以上無攀仰下絶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
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々取未明々取既辨明得便
能截生死流踏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茲時堪報不
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
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頭當經行

楖杖衆相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
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頭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
漢瞥地也於是令擂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
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
得發揚宗風者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雪竇未
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
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雪竇未出匣神光射
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
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八光陰二
果過靈臺一點不措磨殘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

爭柰何餘數揚宗旨妙備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語
日休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座五十夏建
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爲業母
夢星殞于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
稚坐父舡尾漁得魚付懷々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
怒詈詬甘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
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鷄
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濟
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者意曰汝甚吾因提唱禪宗乎行矣

多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
省禪師又不契東遊至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間
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
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
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
激賞以爲類己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
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癈
懷至必幻出樓觀四方成就晩以疾居池州杉山庵
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
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别衆才問卵塔已畢
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閱世

七十二坐四十六夏塔佛日崇寧中
勅諡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唱之語其指示心法廣
大分曉如雲開天布而後之学者失其旨的以識
情數量義学名目緇徒之辟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
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焚儒書豈不誤哉然予
聞菩薩宏法為內外護者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重
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十一

禪林僧寶傳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禪師名薦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為書生博学有聲
及壯以鄉選至礼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
水中來客潭州衡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遊已而
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
後遊廬山登歐峯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清規凜
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於芝山嗣雲
門景祐初范文政公仲淹守饒四年十月迎以住薦
福示衆曰衆生久流轉者為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
明取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已

自己是根蔕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
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直奈永劫
輪廻何有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風吹入生死
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
得慧辯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
不相應自茲惡道輪廻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
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
息心未免六趣輪廻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
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
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證此
法門度脱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今人却言三玄是臨

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
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
親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
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
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為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
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
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關城僧問
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万
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識
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
因心成體市祖云此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

無二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心
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
見纔缺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刹法不了唯心僧又問
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縁是体中玄古曰佛以手指
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其處曰建
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蹋倒起曰万象森
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
何是学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
宜明体中玄正是徹悪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
誡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劍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
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
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
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曽到五臺不對曰曽到曰見文
殊不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
母拋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
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塡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
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来曰南嶽来又問
問讓和尚為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
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来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
且未得脱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体中
玄凡有言句真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体中玄臨
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巻舒万象縱

棄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脱灑所以須明句中玄
若明得謂之透脱一路向上関捩又謂之本分支袮
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北丘
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白說甚法佛云不
定法曰今日為甚定明白為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
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
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来是否答
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談答曰餬餅如何是向上関捩曰東山西嶺青又問
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
一句一切惣通所以体中玄見解一時浄盡從此已

後惣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脱籠頭更不依
倚一物然但脱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
何以故為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
話今世以為極則天下大行祖師歇滅為有言句在
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
縁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来意
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々曰我今
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々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又
臨際問黄蘗如何是佛法的々大意三問三被打此

等曰緣方便門中以為玄極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
初業即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有何過古
曰但得体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
出言語一一要合三乘對荅句中須依時節具理義
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
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
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返為此知見奴使並
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体中玄也雲
門偏墮下兒孫多如此凡学道人縱悟得二種玄門
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
脚踏實地僧曰旣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学何故有

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為則但学
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是学成非悟也所以認言
句作無義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
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学者本意只欲
悟道見性為甚師不達道祇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
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旣有三法門
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同如何文言一句之中須具
三玄三要古曰空之法界本自無為隨緣應現無所
不為所以虛空世界万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
艸木枯榮人夫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
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

帰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
微塵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
水亦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險陽而他物。眞覺云、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故曰、萬法本無攬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
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
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
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塵一
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邊。

而不雜混而不少。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
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
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
体中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教法出自句中玄。十
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
中没量大人容易須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声
價、如徳山密洞山初智門寛巴陵鑒、秖悟得言教要、
且未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
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々撑著月。問佛
教祖意是同別、答曰、鶏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
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為作忌齋、大衆雲門道

此叓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
便報師恩乎言臨終寫偈辞衆曰天地本同根鳥飛
空無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四靈光
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密
賛曰古説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為玄沙所立
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两種自己
不知重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為玄沙所立三
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
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黄蘗但名大機大用
在巌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觸之為焼背
之非火言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

不明書以絶学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説肆為臆説則
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玄沙三玄則分以為體中句中
為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辯乎言識呵学者溺於
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玄三要則及引金剛
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自性理無邊叓相無邊而
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失叙
理叙叓豈非知見乎且教乗既具此意則安用復立
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乗為知見自宗不通則又
引知見以為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
句耶曰巴陵真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為死句
語中無語名為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為

毛劍。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
語。隨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
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
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陀
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
第八識言甚為眞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甚非眞也
耶、則慮迷為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為
何難指示即妄即眞之旨。但曰二種錯乱修習。一者
用攀縁心為自性者。二者識精圓明能生諸縁所遺
者。然猶不欲聞濫其辞、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言稱
遠兩種自己。疑誤後学。三失也。　巻十二

禪林僧寶傳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福昌善禪師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住刹南福昌寺、嗣明教寛
禪師。為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
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
所宜有者、咸脩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
方集、至百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纔入方丈、
畫一圓相呈善。善喝曰、這野狐精。其僧使作擲勢、以
脚撥之三。善叩箭子。其僧礼拜。善便打。又問僧、近
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四

水牯使什麼人作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
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
州曰什麼物與麼来也對曰請師辨看曰驢前馬後
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
打僧無語善喝云這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罪過參
堂去有僧自號映達磨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即
徧周法界不展即賓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善曰
此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
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裏瞠眼
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来容易觸悞和尚善
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什麼
處對曰兼天日不少滞途程道將一句来僧喝之善便
打僧以坐具作摵勢善笑曰棄東從撣藥囊又問俗
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甚人無對
善便打乃自代云適来猶記得問趙山主名什麼對
曰與和尚同名善曰同互不同互對曰不同互善便打
又問僧什麼處来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在
什麼處曰德山同武陵溪畔道將一句来僧無語乃
自代曰水到渠成又問僧什麼處来對曰復州曰什
麼物與麼来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礼拜着僧曰喏
善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善機鋒峻不可
嬰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

翠嵓恍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恍從禪侶徧借
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義走亦可數恍大息曰善
公本色作家也
賛曰明教在雲門一日聞白椎曰請師寛充典座明
教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及住持韋自外歸
首座問曰游山不易明教舉柱杖曰全得渠力首座
奪之即隨倒臥首座振起度與柱杖明教便打曰向
道全得渠力予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號爲眞克家
子也

大陽延禪師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子
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
孝寺延往依以爲師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
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
覺盡無餘爲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
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
沙礫食置寶器甚可哉通知之使令游方初謁鼎州
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崖間觀音像
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
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
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
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学道迷万

水干山覔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
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
得夜放烏雞帶雪飛觀稱以爲凋止之宰可傳延示
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声價藉甚觀殘碑塔出山
至大陽謁堅禅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
延乃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
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
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稅牽牛向溪西
放不免納官家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摩捴不妨免
致撈攘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
有無諸法凡聖情盡体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
轆轆地更有何事僧問士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延曰
二千僧幾時遷化僧曰爭奈相逸何延曰紅炉燄上絛
綵縛靉靆雲中不點頭見僧種瓜問曰甜瓜何時可
熟對曰即今熟爛也曰揀甜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
曰不入園者對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
識他麼對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延笑曰吉甚僧後
病延入延壽堂看之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
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
作麼生對曰這箇猶是這邊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
對曰西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爾惺惺耶

僧唱曰這老漢將謂我志却即興陽部禪師延神觀奇偉有
威重從兒雅中即唱下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
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八十座六十上夏嘆無牙
可以繼其法者以同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
使為求法器傳續之延審注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
轉位始得一日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門轉
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
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注
曰須知那邊了却来這邊行李若不虛此位即坐在
尊貴三曰不斷声色是隨處墮注曰以不明声色故
隨處隨須向声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声色外

一句荅曰声不自声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
何掌也手擧作隨類墮偈曰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
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
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着珍御顧見何驚異作隨處
墮偈曰有聞皆先聞有見元無物若斷声色求木偶
當成佛令併系於此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
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畧曰吾年八十
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賛曰延嗣梁山觀々嗣同安志々嗣先同安丕々嗣
雲居膺々於洞山之門為高弟也余觀大陽盛時有
隶剖兩衲子號稱奇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遠録公

則洞上之正脈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可以無愧
也

禅林僧寶傳第十三

禅林僧寶傳第十四

神鼎諲禅師

圓照本禅師　　谷山崇禅師

神鼎諲禅師

禅師洪諲者襄水人也傳失其氏或云扈氏生于衡嶽之
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邦稱右族来游福嚴詣諲室見
諲氣貌閑靖一鉢挂壁莫能親踈之傾愛之忘去謂
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鄰
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往諲笑曰諾乃
以已馬馱諲還諲至設粥飯如諸方一年而成
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嵩少時游焉諲坐床

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咤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
始有醬食矣明由將粥一力挾箆取物投僧鉢中嵩
覰上下有即咀嚼者貫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坐出有
以觀皆碎餅問諸耆曰此寺自來不食粥脱有餌老
檀越請應供謹炙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
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麪也寺頭言汝來適下
其時良然嵩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謹坐其上三十輩
者環之聽其誨語謹曰洞山頌曰貪瞋癡太無知果
賴今朝投得伊行即打坐即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
量劫來不解脱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
即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

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為無量劫來元解脱何須更問
知不知又嵩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人公
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問神鼎
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會參智度
寺沙門本延謁謹夜語還謂郡將曰謹公所謂本色
老宿惜陸沈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謹辭免不得已曰
山僧年十八游方亦無正意參禪只欲往東京聽一
兩本經論以答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風穴吹上
首山見箇老和尚劈頭搥一搥當時哭皆汗流礼却
三拜如今思量悔不當初束縛送去首山後却歸鄉
井古寺閑居任運過時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

針私通車馬今日有一炷香也要對衆焼却供養此
老只是渺劣土宜乃外座問答罷又日齋會已具僧
俗已集問答已畢佛法成辦只將此善上礼今上
皇帝聖壽無疆便下座道俗懽呼次為未始見也於
是謳聲名普聞僧問鳥窠侍者欲往諸方学習佛法
去鳥窠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謳曰此叓即知此人
久積浄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舉似復吹
之曰會麽不得辜負先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
師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
擬去学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着
它吐露終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條拄杖

剌蝎勁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横擔大地乾坤排斡
戳開懵鈍頑痴打破劍利光黯如今卓在面前諸方
作麽拈擬我即不與麽道僧曰願聞和尚偈偈曰得
処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谿如今棄得扶持老病是
為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
將小意對闍梨謳曰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
是小意會麽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
裏打良久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
雨下階頭濕晴乾又没泥嬢々嬢婦妹嫂々阿奇妻
若與麽會得猶是長連床上粥飯僧作麽生道得一
句作箇出格道人有麽良久云適来有一人為蛇畫

足踏跳上梵天䟦着帝釋鼻孔帝釋悪發雨似盆傾
諸人還覺袈裟濕麼有僧自汾州来(傳是道者)謳荷柱杖
曰一朶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
浅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宗之機僧曰盲人回
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
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謳曰鵰王飛鳥去馬
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惣上路作麼僧舉起坐
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謳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説看
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即拂衣去
謳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謳作偈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与李四拱手賀堯年

從上諸聖惣皆然起坐終諸没兩般有問又須向伊
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雖然如此猶未盡首山
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意謳曰天長地久日月齊
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到人稀(千里同源)到者方知不是
歸(一卅子)方可較直道迴超凡聖外(昔在)有人不由是曹溪第一機(青霄有路)
郴州道俗郎山迎請住王莽山不赴僧問佛不違衆
生之願為甚有請不赴謳曰莫錯怪老僧好有偈聞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
意大地衆生無不徹謳德臘俱高叢林尊仰之如古
趙州同曰神鼎開書壁作偈曰壽報七十六千足與
萬足若問西来意彼此莫相觸何付囑報你張三李

四牧山又青水又縁殁時年八十餘謹少年時與耆
宿數人游湘中一僧擧論宗乘頗博敏會楚叡山店
供辨而僧論議不已謹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
也謹曰甚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
聲色攪然謹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謹以筯挾菜
置口中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
能加答謹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
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賛曰不欲爭虚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言意
之外者惷叟論也予觀神鼎殆庶幾無愧此言得道

時未壯隱于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莫又二十年方
開堂説法然皆縁起於他寔非己意譬如夜月行空
任運而去至於甘枯澹以遂夙志依林樾以終天年
可以追媿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住
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雪峯之的孫也崇謂門
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嘗
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
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
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蟆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

即如今立地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回且以日及夜究尋將去忽然一日覰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此所見事覩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髪許不見此箇事説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剿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縈興大用擧必全真若有箇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説是説非何以故此人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此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贊曰洞山清稟禪師作澄心堂錄々々宗語句細味之骨氣不減當頭恨不能多見宗峯之初衡嵬至谷山墻塚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偈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宗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苔見虎蹤

慧林圓照本禪師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義天永

安道具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採
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道具曰頭陀荷
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
欲此生身證甚敢言勞具深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
服勤三年乃辭具游方徧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
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輩為侍者而喜寢鼻息
齁々聞者厭之言於懷々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
汝輩它日當依頼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
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
之壽聖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
席虚顧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

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々輙隨圓轉衆響衆驚却有
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
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刹堅請欲徃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
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々曰誰
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
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
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
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豊五年以道場
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蘇人聞之謀奪之懼
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令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

蓋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因謂之庵中具舟江濱
既辞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帰以慰藉人之思
於是帰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
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禅二律六以
中貴人畢從政董其事驛召本至慧林既至遣使問
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拝聴法會殊勝以
為佛勤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
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即就坐盤足
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
撼之　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　上喜甚眞
喩以方興禅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　上目送之謂

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及上元月　車駕幸相國寺止
禅衆無出迎師奉來　眷將大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
以大信　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説法左右以本
宰為　先帝所礼敬見之嗚咽不自勝　哲宗加號
禅師皇叔荊王親賚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帰
朝廷從其請　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
欣然外座辞衆曰本是無家客卽堪任便遊順風加
櫓棹船子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
属本誨之曰歳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
忽怠是眞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眞慈善導感人如
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

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任浄慈歳大旱湖井皆竭寺之
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曰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
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
罪為虵既覚得虵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説法復置
故処俄有黒蝉翔棺上而虵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
當入籠中當持詣浄慈如其祝本復為説法是
夕夢女曰已報已解脱矣其願化異數又如此本平
居恂々未嘗以辯博為之支至其説法則雖盛名隆勢
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国命使于我朝
聞本名請以弟子礼見問其所得以華厳経對師曰
華厳経三身佛報身説耶化身説耶法身説耶義天

曰法身説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聴衆何処蹲去
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守少保李公端愿世以
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々学無為既曰無
為作麼生学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
霊巌閑門頽然而四方従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
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
曰和尚道徧天下（或一本云名満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
座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
什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
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憩臥若熟睡然撼之已去
矣門弟子塔全身於霊巌山閲世八十坐五十二

夏
賛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厳誦本之語作偈寄之
曰（或一本云富鄭公嚮得心要於顒華厳有偈寄之本曰）曰見顒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説江山遠目對霊光與妙音王顒談漢之
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来
在世衆生色心殊勝聞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
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顒而證之
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
則倍之近代援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
佛心何以臻此哉（一本云自瞻顒而證之以下但云則甚大願真慈之力無愧紹隆又職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舉禪師
衡嶽泉禪師
禪師名谷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
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
所至叢林擯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
奇之密受記莂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
覲慈明問曰白雲横谷口道人何處来泉左右顧曰
夜来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
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
明亦作虎声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

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葱明暮帰時秋暑提其衣
曰可同浴葱明製時径去旋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随
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揺葱明蹲艸中意泉死矣須臾
晴霽忽引頭出波間曰因後豈衡嶽之頂靈峯寺或云
雲峯寺也住懶瓚巖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
予此芭蕉菴幽占雖雲起般異境未暇數先看耨般
松三四樹寒来燒枯枝饑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
知誰来住住保真庵蓋衡湘至險絶處地坐祝融
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帯縛其腰中夜不見明
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帯纏枯松上蓋松大也又自後
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寛數百什泉僧驚駭莫知

其来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為死手羅漢峯遇
衡山縣見屠豬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己
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
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
大酒瓢往来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
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着个破布襖一味工
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兎西墜榮辱何預我與七不
相関一條桂杖一胡蘆闊去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
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
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月令拾薪汲澗或
呼對坐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

經不礼祖解般櫓拙御槃參塞隨分衣囊破不補會哉
蔬飯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麼慈明
遷住福嚴泉又往省之步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
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
自匡徒我自眼羞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謂泉曰与
語驚曰五州管内乃有此屆頭道人耶南公夏於侍
輪泉曰爲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別来寧有詞
人到如何拋却老狂僧却去岣嶁峰頭坐大雪漫〻
猿声寒〻獨吟詠自歌曲高哉大道知音難得孤雲
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陀石南公識其旦率戲酬
以偈曰欲児論却坐禪布裳經年落魄旅狗不顧生

矣却笑雲中白鶴雲峯悦公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
才悦禪者心如猿兒貌山野特〻扶節遠謁予三年
見之如初也不愛參禪不問道尋常只倡漁家傲禪人
見渠浚如虎渠見禪人淡如鳥有結伴詣常寧拜阿
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曰諸禪結伴游王塔
靈蹤勝境將心割帰来擧似看如何何似在僧無維
塔最難邂豈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集踏破
幾多鞋與歎無縫塔甚叵匝若遇同人方始荅忽然
展手借樣看便與欄腮皷一摑嘉祐中男子冷清天
言誅泉坐清曾經由庵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
土經通衢跪捨説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殺不

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
舍利不可勝數構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舉禪師

禪師名全舉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寺
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為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
稱之自出并汾偏諸名山初謁荊南福昌善禪師善
問曰回互不回互對曰惣不與麼曰為什麼巳喫福
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語對曰調琴
澄太古琢句体全真又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
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獨虎淺艸露群蛇曰作麼生是
伽藍中人對曰青松盖不匝黃葉豈能遮曰適什麼

對曰廿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
白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
禪師賢問海謁人乇作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為
何如此對曰風引鉛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真
首座真曰還見麼對曰萬里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
千般皆在手舉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
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舉曰却共首座二
般耶曰打艸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福嚴承禪師
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
女鑄邊更不迷舉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
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容即不問如何是圓白

法界廣無邊來曰不圖不容時如何對曰虚空無背
面鳥道絶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為
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秖為太惺
惺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得伊又謁
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對曰二
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甚掩處曰道什
麼對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擧曰作什麼曰將
謂是收番猛將元来是行間小卒對曰雅淡呈秋色
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
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對
曰市中拾得寶北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文作麼生對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對曰樓閣凌雲勢峰
巒疊翠層又謁玉澗林禪師林曰北斗藏身意已彰
法身從此露堂々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亂度
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麼對曰爭敢曰
作麼生對曰清晨於寶座應不讓南能又謁棲賢諟
禪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如何曰胡
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絶羈絆
底人對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對曰皆鞭打木
着曰為什麼上来下去對曰甚處見上来下去戒便

打拳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謂翠峯素禪師
素曰風冗道斷風木馬縁無絆皆角泥牛痛下鞭如
何對曰翻身師子牛擇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
一線道對曰七顛八倒曰杈對曰了又謂雪竇顯禪
師顯問牛喫草草喫牛對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
関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對曰驗在目前曰自
領出去又謂西湖西峯庵主主曰絶頂西峯路峻機
誰敢攀超然凡聖外瞥隔兩重関挙便問如何是兩
重関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没對曰庵主未見明招時
如何曰滿盞油難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
挙機辨如電砕雷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魏挙道者

自住持多夜參曰諸上座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擁之
不聚推之不散可謂活鱍々地祇文兼當在雖然如
無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麼眼目若於
這裏甄別得出山僧讓禪床與上座若也甄別不出
擲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樂住為本豈可觀列獵
縣看山門境致過時蓋為生死事大所以古人到一
處所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々蹉過不
肯遍相傳問昔龍牙問德山鑒出伏劍取師頭時如
何鑒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鑒便休去莫是德山無
機鋒麼為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頸龍牙獻劍
挙歿時七十餘塔于海會

賛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眞吾不知其僞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絜相高一有指目重爲愧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一舉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着白袍西平生着錦帽眞勇於道者也

禅林僧寶傳第十五

禅林僧寶傳第十六

廣慧璉禅師　翠嵓芝禅師

廣慧璉禅師

禅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禅師住汝州廣慧寺璉豐顱廣顙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擧竹篦子問有驢漢曰喚作篦子即觸不喚作篦子即背作麼生者近前掣得擲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瞎着從此悟入我道者驢漢悟即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這箇説話須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

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説禪如手中扇子舉起
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
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當頭云若以
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
無作麼內翰秘書監知郡楊億大年問曰義云一切
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
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疎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
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
丘少慚愧大年韋書寄內翰李公維叙師義本末甚
詞曰痛夫風以頌悉獲受雙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

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甚刳心之有詣牆
面之無愧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
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直
仍歲沈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
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
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
郡適會廣慧禪師寶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
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
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讓和尚即曹谿之長嫡
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
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

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嗘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
爾現前因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虧寔重念先德
舉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徳
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黄檗雲嵓蒙道吾訓誘乃
為藥山之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
多有於理無嫌爾夫今継紹之縁實屬於廣慧而提
激之誚良出於甕峯也怕幸大年所叙詳悉如此豈
欲自著於禅林和予恨甚手編傳燈録至首山之嗣
獨載汾陽而不録廣慧機語何耶

賛曰廣慧機縁語句雖不多見然嘗一臠知鼎味大
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真可謂作家宗師也平生説
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楊大年曽園儒生何其少哉

翠嵓芝禅師

禅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棄家依（或作於也）潞州承天
寺試法華経得度為大僧講金剛般若経名満三河
学者追崇之特昭禅師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観焉授
誡入室特受印可南遊往高安大愚升座揖香合子
同明頭来明頭合暗頭来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横行
道不得且合却僧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真實
事請師挙芝曰兩段不同向下文長又問満身是眼
口在什麼處芝曰三跳進曰不會芝曰章底詞秘罷
歌韻向春生大衆僧俗中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楊未

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
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
斷衲僧口又曰曾祖見僧来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
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大
愚即不然未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腰密諫李公守
南昌請住西山翠巖開堂祝聖曰睿筭增延法輪常
轉且道法輪如何轉會麼須弥頂上笑翻身却来臺
中疊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蘿裏坐却忍饑和泥合
水且與麼過上士聞之熙々下士聞之肯可思量却
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下直言曲七上一桃李火中
開黃昏後月出五更識呵李者寡開得仍為足曰汾陽

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禅者姿質不妙
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曰先師言夫
説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
緇素不分不能與人為眼目決断是非如鳥飛空而
折翼如箭射的而断弦弦断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
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如
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揔同參四同真
智或云志也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
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
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个同具
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或作智孰能惣同參那

竹同太虛何物同上質有點得出底廣點得出者不
悟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学眼在功須辨取要識是
非而自見在蓮曰先師曰要識是非而自見在也大
有力後生晩学剃頭向言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床
處捧打不同蓋為不廣亦知識偏歴門風多是得一
言半句便點頭噉啞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穏當處
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
説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呑流同増減妙峯
高聳揔攀持萬派千谿皆激瀨七金五嶽盡須弥垂
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
方老宿任施為識心是本從頭説迷心逐物却生疑

蓮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
旨趣分明明似鏡旨無差自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
不言勝負堕愚癡物々會同流智永門風逐便示宗
枝即心佛非心佛歴世明々無別物即此真心是我
心猶是機權出蓮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
路施設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
佛祖蓮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
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蓮曰
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
應接何曾失礼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説
秖要當鋒利禅悦開權不為關聡明舒光只要辨賢

拈有圓相有默論子里持来目視臨萬般巧妙一圓空
爍迦羅眼通的信是曰此叙潙仰宗派也或全提或
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隱々當臺
透金鳳是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
玄沙宗壽照無叙因公致問指歸源首趣来人明皎
勢是曰此叙雪峯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
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更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
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
燭之徒照衢是曰此叙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
喝獨出乾坤解横抹縱頭誰管乱區分多口阿師不
能說臨機縱臨機奪逐連機鋒如電掣乾坤秋在掌

中持竹木精靈膽辭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
平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
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莫優行永劫長沉
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是曰此
叙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悦開
是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是趯出履一隻善退身而
立是俯取履善輒踏倒是起面壁以手點慂連畫甚
壁三善瞻立甚後是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
為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
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臥繩牀前是趯之狗起
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是曰若解即成法相作偈曰

砂裏無由事可哀翠嵓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悪知端
的始覚従前満面灰嘉祐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賛曰大愚翠嵓皆予故園少時往来両山之間有先
衲大父友也訪之無恙時事日衆未嘗登三十輩屋
老常以木柱将傾処過者疑将壓焉甞提笠日走之城
郭村落寺如伝舎粥飯亦有不継時追繹甚高韻作
偈曰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処々禅床折我此三門
如冷灰尽日長廊巻風葉

禅林僧寶傳第十六

禅林僧寶傳第十七

浮山遠禅師　投子青禅師

天寧楷禅師

浮山遠禅師

禅師名法遠鄭圃国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
見三交嵩禅師求出世法嵩曰汝当剃落憤三寶歎
乃可授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与甚為俗易若為
僧々則能続仏寿命故也於是断髪受具足戒謁汾
州昭公又謁汝海首公皆受記莂天禧中游襄漢隋
郢至大陽機語与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
上一宗遠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蓄直裰皮履示之遠

日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処許之曰他日果
得人出吾偈為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
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甚尾云得法者潜衆十年方
可闡揚遠拜受辞去依除州瑯瑘覚禅師應舒州太
平興國寺請説法為首山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
住浮山既先退休於會聖巖同閲班固九流遂擬之
作九帯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徳機語參同印證其一
曰佛正法眼帯其二曰佛法藏帯其三曰理貫帯其
四曰事貫帯其五曰理事縱横帯其六曰屈曲帯其
七曰妙挾兼帯其八曰金鍼雙鎖帯其九曰平懐常
實帯学者既已傳誦遠曰若趣圓極法門本具十數

今此九帯已為諸人説了更有一帯還見得麼若也
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来説看説得分明許渠通前
九帯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説不相應唯依吾語而
為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去之
挙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帰青嶂後
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来将作境語會
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翫
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或遠云直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會在何謂也云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也）遠玉骨撐顋因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
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容
棊遠坐其旁文忠投局請遠因棊説法乃鳴鼓升座

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鍍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日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邉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麁而時々頭撞休誇國手謾説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賛曰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噓又作明安公賛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殁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達觀穎公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横逆遠以智脫之衆以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禪師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數々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或作褚林）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游方至浮山時圓鑒遠禪師退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礼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閲大藏於房山慧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歳。至此通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潜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長物。瓣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来。郢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毎以為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為再来泉。元豊六年四月。未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陞座別衆。親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以閏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閲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為子楊傑為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鶏死。半夜賣油翁鬧笑。白頭生得黒頭児。（一本云黒頭生得白頭児）有得法上首二。名道楷禪師。

天寧楷禅師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為人剛勁孤硬自
其少時即能辟穀学道隱伊陽山中後游京師籍名
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
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
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
訓之青以拂子摵之曰汝發意来早有二十棒也於
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来楷亦不顧
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
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煑粥耶對曰
人工淘米着火行者煑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
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従青游園青以拄杖付楷曰

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
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晩青謂曰早
来説話未盡對曰更請挙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
即點燈来曰上来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
知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缺他
不可曰與麼慇懃對曰報恩有分元豊五年北還沂
閑居馬鞍山遂出世説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
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隨州之大洪皆
一時名公卿為之勸請洞上之風大震西北崇寧三
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浄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
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

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顕之即賜紫伽梨號定照
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勅
善聞袛候譚頳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
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望闕仰祝聖壽訖伏念
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愛利名堅持此
意積有歳年庶幾如此傳道後来使人專意佛法今
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
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
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命臣
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
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

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本云有司疎奏)而適犯天威問
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
有疾即於法免罪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
譴乎吏大息於是受罰着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
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学者益親
明年冬勅放令自便庵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
臥楷憂縞(或作患之)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
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庵額華嚴禪寺
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
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
横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

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
道微々退羅還淅東殁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
山建閣蔵之曰蔵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
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々塵々處々譚不
勞禅子着賊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
二曰死蛇驚出艸偈曰炎風吹艸裏埋髑他毒氣
又遂乖闇地若敲開死口長安依舊絶人来三曰解
鐵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
半夜髑髏吟一典氷河紅燄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
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
舊来長五曰古今無閧偈曰一法元方法空箇中那

許悟圓通將謂竹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旧
隠與虎為鄰虎乳四子月餘楷鬪其出往視之腥
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虎得嗅叟至弄沉前伏地喜
見春庵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
楷即放還之其寄伊陽寧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
更稀虎馴庵畔怪来遅廖々石室塵埃満不知何月
是帰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黄始覚秋嵓閒一覚睡
忘却百年憂
賛曰宗門尚継嗣則若依行世典礼為之後者為之
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
道遠皆能到昔生死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哉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大覚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大覚璉禪師

禪師名懐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甚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絶人長為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勝絶館于三生蔵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覚禪師齋畢傳宣効

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録慈雲大
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廻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
彝殿兩街總奉於堯眉爰當和鳴之辰正是闡揚之
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問荅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
異説流通句内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
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
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
謳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
麼人皇情大悦與璉問荅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
篇至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
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

滿啓樓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
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荅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聖
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
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道釋迦入中土醉以第一義
示人而始未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
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
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
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之商周之誥誓後世學
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
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
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

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
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甚
極也皆不能無弊々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
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歳風俗靡々衰
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誹訾不知所從大道寥
寥莫知所適良可歎也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
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
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
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為獨於都城之
為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曉舜禪師任棲賢為郡吏
陷以事民其衣走依璉館于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

礼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
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
者歎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治平
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自王帝留之不可詔許自
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育
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
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学士兼侍讀端明殿学士蘇
軾為之記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
歸山二十餘年八十二無疾而化
賛曰璉公生長於寒鄉棲遲於荒遠鉢飯布衲着將
終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讓正寢

非其素所畜養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於與士
大夫論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其洋洋無
疑則亦知為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北
禪賢禪師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俗
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
俗赴謂之結緣齋其後効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
絶荊湖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章丞相惇奉使荊
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欽重愛戀人人
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
之境歳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未為大僧禪林皆推
擲銑牓其門曰應沙彌皆得赴飯自其始至以及其
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為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荊
湖衲子犇趍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為
盗劫掠路因不通銑半五十館請僧主之以接納為
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為人晩得風痺疾左手不
仁然猶領任持事日同僧衆會粥食不懈銑以精進
為佛事公卿禮敬以為古佛元豊三年辛酉九月二
十一日右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
睛不壞膓亦不壞益以油焚積之如鐵帶屈折色
鮮明併塔之閲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辯大師

賛曰雲門臨濟兩宗特盛於天下而湖湘尤多雲門之裔皆以宗直自封列相詆訾北禪賢公銚之師也賢於雲門爲四世孫而銚獨能以公爲心中塗設館以待求道他宗之輩非特臘理甚明亦抑喜中有異於人故其火化之日二腸雙睛皆不壊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禪林僧寶傳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餘杭政禪師

政黄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爲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既捧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是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来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膺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息倦歸一於義爲寗其師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其志爲大僧游京問道三十年乃羅其居功臣山晝跨一黄犢藉侍郎

堂出守杭州與政為方外友毎来謁必巾持掛角上
市人争観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
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
固奉得能為我少留一日政曰歎清話政謝之明日使
人要之留二偈而去矣曰昨自曾将今自期出門倚
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嵓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
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
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来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
所有嶺上多白雲秖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冬不擁
鑪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甃月盤
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工

畫筆法勝絶如晉宋間風流人韋笑学者臨法帖曰
彼皆知翰墨為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
筆奇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牧畜之有問者曰師
以禅師名乃不談禅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
折但日夜傾萬象為數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尽
所謂造物無盡蔵也九峯鑒韶禅師嘗客政韶坦率
不事事毎竊笑之一夕将政使人呼韶不得已顰蹙
領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勝生擾々對之者能幾人韶
唯々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
橘皮湯一盃韶退笑去曰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志
益清癯嘗自賛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棨分明畫出

須菩提解空不許離声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禅師

端師子者呉興人也怡見師子者発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〻着之因以為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峯月禅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毎雪朝着綵衣入城小兒争譁逐之從人乞銭得即以散饑寒者銭穆父赴官淛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餓其夫至詬逐竟為邏卒所収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声銭公本来赴齋中塗好情支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胸中無一點疑支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攬衣問何之曰雞為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若求之道路聚観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案文曰維靈生有鷹鶻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暁死後無人収埋奉為轉化檀施多肚為汝作棺杖（一本云閑利中無可布施　施肚為汝作棺杖也）言卒携雞去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銭五百乃開秩自誦數句即持銭地坐去飲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遨且有狂僧号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湯寺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摧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天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連塔甚上傾城信敬端見

堪任曰如何是佛不拈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
厚請於座使命書志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同頭趯翻
不拈七軸之蓮經未誦一　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
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声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
法王法法王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瞋説偈曰章法
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他却喫葷子厚為大笑
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二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禅
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
鍛可忘憂嵆康得便竟作鍛解端説偈曰章公好学
仙呂公好坐禅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

為笑樂元祐初圓照禅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
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耶曰是圓照戯之曰村裏
師子耳端應声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
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
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容無
錫欲帰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舡乎篙師曰我行
常潤舡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
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
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　于今意分明少游首肯
之端高自稱舉吐語奇怪逸人也痾疾久不愈謂衆
曰明自遷化去衆以為戯語請説偈端索筆大書曰

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趁不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他閙世七十看二東吳祠之以為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頗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鷁道人成呼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謂然長想如政黄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女叢林者慨然高風逸韻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耶因載兩士之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禪林僧寶傳第十九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言法華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為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趍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為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　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宴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　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趍將至寝殿侍衛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請而来也有頃至輙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脱暮嗣息有無法華甚一决之師索筆引帋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　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慶暦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来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帰矣語畢右脇而寂

賛曰如来世尊曰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〻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姧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讃佛乗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学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我從無量劫来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寺

日縱觀都市歸寺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撥一夕還不得
入臥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
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懼
問名字歸奏 上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
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
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漱盥戸外
之屨滿矣 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
宿禁中礼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師事
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
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如何徹曰知有乃可隨
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

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女声色則
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児
以一着州中一着村中一着縣中其一用家中財物
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不得
外處錢物用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
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曰
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
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
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
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
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

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聞人是此人過
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学道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
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劄裏耶亦須因奉重而至耶徹
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
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
曰喫飯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
問如何是功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
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勲五功
位也譬如初生鳩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
矣隆親受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禪師遂為廣慧之
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闕演法於後苑化成

殿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悦侍衛皆山呼隆即
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跡市里偶縁佛法依近天顏出
入禁廷息慮至厚荏苒歳籥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山
林坐貪蒙於雨露固循至此媿負在顏恭惟皇帝
陛下天縱聖神生知妙道發詞輪如日月昭回下飾為
萬物而臣蒙許賡和似霧領略總見一斑人雖不言
臣豈無作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得
其淵源詞句特出流輩禁林侍問秘殿談禪臣所不
如舉以自代伏望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養病
待盡不勝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許有旨於
曹門外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隆既得

謝叟喜見言色開居寄衲名緇多過從有乘侍者来
自大陽乘後住福嚴隆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
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火繞周帀
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太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験
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
令渠出来我要相見時又荅曰適来無左右祗對和
尚宰曰相隨来也即礼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
粟細如氷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隆
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擊橙子来廣慧曰
道者我有橙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
伊後自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示如

百味珍着只是飽人不得後来有一炷香不欲兩頭
三緒為伊燒却来日藝不辜人有僧誦璉公詩上
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衆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為破心相璉作此偈虚空
釘橛也乃曰虚空釘鍥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学解
安着佛階梯又見達觀頴禪師戲作偈曰解荅諸方
語能吟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遅隆曰佛法
却成戲論後生無識相效学不可長也但曰二般
雖雜道也勝別施為有僧曰洞山寶公識五祖戒禪
師行藏落人疑似共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嗟見世
聱訛言清行濁多着無闘尭子誰人奈你何隆曰寶

應行不遜壹師取名不可取也曹谿曰眞實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来説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暴其師之
失教誰撿點乞沙門釋子寂默為要華嚴論曰唯寂
唯然是心造如来之様不着不應是路入法界之轍
寶賁洞山薹鋤雙峯地已為道取笑也隆為人寛厚
不矜伐以眞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
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贊曰隆夜臥寺閣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讓人主談
出世法身補宗教蓋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禅衲也
歿未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況機縁語句乎可為
大息子少時容華嚴及見其檀越峯氏之子孫家藏中
隆偈蔓并被過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纔得其一二著
于此以竢知者耳

禅林僧寶傳第二十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